

往事如昨

77年前的兵营记忆

马永昆

晚年经历的事儿转眼即忘，而77年前，芝罘岛上的兵营生活，那些快乐有趣的故事，我却觉得就在昨天！

1947年我高小毕业后总想参军，都因年龄太小未能成行。四月间，早年即参加革命的孙纯玉回家探亲，发话要带几个新兵回去。原来他已是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岛分驻所警长、营级干部。国民党军重点进攻胶东，形势紧张，胶东军区组建警备五旅，保卫胶东战略大转移。兵员从地方部队抽调，地方部队“升级”，分驻所有有一个班升级到了胶东部队，这样所里只剩下两个班。形势骤紧，岗哨要加强，还要开始海上巡逻，兵员打不过点来，便授权各自招兵。俗语有“急用三等”，门槛自然低了点。但他带兵多年，亲身体会到，翻身农民的孩子，迫切要求当兵，有最好的政治素质，都是最好的兵，最听话，最好带，我们正赶上了这个好机遇。他选中了我们5人，4个17岁，我16岁，但身高都够5尺。母亲们给烙了干粮，有的给一元钱，有的太穷只给了五角钱，便步行150公里，走了两天半，赶到了芝罘岛。

山里的孩子，见什么都是新鲜的，干什么都有兴趣。由于形势紧张，第一要务就是大练兵，以备迎击重点进攻胶东的国民党军，誓死保卫烟台。天天练拼刺刀、投弹，累了就练步枪瞄准，其中卧瞄能轻松一点。经常性的任务就是站岗放哨。

营房坐落在前海岸一幢四合院，大门前人流不息，西厢是水泥平房，伏天的晚上可乘凉睡在上面，有时在房上设暗岗，可观四方。门岗和流动岗雷打不动，从晚7点到早7点，一班两小时，轮到晚11点至4点间的岗最难熬。我们都没熬过夜，班长教我们：瞌睡时可用手掐大腿，但瞌睡大了，什么方法也不好使。一旦在岗位上睡着了，查岗查到事小，一旦坏人摸进所里，或被特务暗杀，事可大了。特别到了九月份，国民党军进攻胶东，形势骤紧，岗哨要求特严，夜间外加流动哨到海边巡逻，也负责不定时查岗，以防睡在岗位上。门前有人走动，问口令，我尚未变声，童声雅气的，班长怕被坏人摸清规律，曾三次给我替班站岗。

入股渔业拉大网。当年大疃、西口村和西沙旺都有经营拉大网的船主。拉上一网鱼，按船主四成五，劳力五成五分红。

拉大网这活我干得有些吃力。但很有趣，我总是乐此不疲地去干。操作过程在涨潮时，两张500米左右的大网，由两条船从两侧送到海域1000多米远，两船碰头后，将两张网连接起来，封成一道大网。网两边又接上三盘三四百米长的大绳，拉网的渔工每人一根绳，前头拴一圆木圈，套到网绳上，这头是套扣，挂到肩上向岸边拉。拉完绳接着拉网。一般一边20人左右，最多25人，人少了拉不动，人多了分红便少了，所以每天参加的人数都有定额。分驻所原则上不与渔民争利，每网定人，如果渔工足了，可以不去，渔工少了也可多去几人。

拉大网还有两大兴趣：一是当年螃蟹不值钱，网上挂的螃蟹，都用钩敲碎了，我们总可以捡些蟹回来尝鲜。劳资

分红后，所里劳方分给伙房一半，参加的士兵分一半。每拉上一网每人一般可分红五六角钱，丰收网可分七八角到一元钱不等。

帮助军属拔麦子。我老家是割麦子，收割前先至少磨快三把镰刀，干起来又快又省力。这里怎么会是拔麦子？我疑惑不解。那时军工烈属门前都挂着“军属光荣”牌子，大疃村有10多户军属。先分头到各户走访，问明哪天开始拔麦子，计有几亩地，并到地边看准。听说是拔麦子，我很好奇麦子怎么可拔？到地里看过农民的劳作，也就明白了，跟着人家干就是。

十七十八力不全，我才16岁，又初学，不得要领，结果一上午，手上就勒出3个水泡。怕被人耻笑，躲着不让人发现，中午用旧布条包扎一下，下午继续干。夏班长看我有些吃力，在前面帮我拔了大半垄，使我不太难堪。拔麦子是力气活，捆麦子有些技术性，夏班长教我选出一把较长的麦子作为绳子，麦根对麦梢一扭一别，就能捆起一捆麦子。

被帮助的军属都十分感动，说从来也没看到官家人和当兵的人帮老百姓拔麦子。他们烧出绿豆或高粱花水，送到地里，感到碗里，送到每个战士手中，不喝不行。我们十分感动，干活更有劲了。这是我首次感受到军民鱼水情谊深。

九月形势特别紧张，土改复查运动尚未结束，西线国民党军就已进入掖县。许世友司令员在道头和莱阳打了两个大胜仗，为主动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。这时我的命运又发生了重大转变。部队即将进入战时，便将不适宜战时活动的老弱病小的战士复员了六名，我在其中。但警长看我一贯表现好，便把我调到镇公所当通讯员。

当年村里没有电话，有事全凭跑腿联系，也没有办公室，要找到村干部家里，有时候是镇长写好条子，有时由我口头传达。转移前特别忙，一时不得闲。九月末，国民党军已到了蓬莱长岛，记得最清楚的日子是农历八月十五这天，炊事员用平时节省的菜金买来鱼肉，村里又送了一些大飞蟹，大家快快乐乐饱餐后，从四面八方集合在分驻所门前，计有分驻所干部战士20多人，镇党部、镇公所、武装部等10多人，教师20余人，各村干部40余人，还带走3名船主、地主的亲人作为人质，以防国民党军来后，对转移村干部家属打击报复。队伍集合后按原定名单点了名，曲镇长讲了讲转移的意义，讲明三个月后大反攻我们再回来。出发前由学校陈凯校长教大家唱自编的转移歌：

八月十五披挂起，为争主动大转移。为期不过三个月，胜利回师再相聚……

就这样一路歌声走出了我的第二故乡。走进市区，大家都瞌睡了，歌声才渐渐消失了。直到翌日凌晨三点，我们才到达市政府指定的地点——莱山镇后山村。

我们住在郊外，进行了半年多的对敌斗争，直到1948年10月15日才彻底解放。

美丽的芝罘岛，我在你的怀抱里扣好了人生第一道扣子，越老越怀念啊！

乡村记忆

赶碾子

刘甲凡

按照字典的解释，“赶”是一个多义字。其中的赶海、赶集、赶庙会、赶大车等，都属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情。但还有“赶碾子”这件事，知道的人可能就不多了。

打我记事那时候，我们村是个只有6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，却在村东西两头各有一盘碾子，由此不难看出，碾子在生活中的重要性。庄户人家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田里种出的粮食要靠这盘碾子加工出来，才能做饭养活一家老小。正因为这，一年到头，年复一年，这几步见方的“转圈地”，成了全村最热闹、最有女人缘的场所。

根据宗谱记载和听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讲，我们村刘姓人属“开山户”，是清朝初年从文登鸭子湾迁过来的。迁徙的时候，为保证生活能正常运转，先辈们把石磨用独轮车推着，把石碾的碾砣像碌碡那样用牲口拖着，几吨重的石碾盘推不动也没办法拖，便用圆木杠穿过轴心的圆孔将其架立起来，再用两根长长的木杆控制着不倾倒，然后上下木杆巧妙连接，就拼凑成了一辆巨型的“独轮车”，几十公里路硬是由十几个小伙子吆喝着“赶”过来了，安装在村子东头。

又过了些年，随着人口的繁衍增长，一盘碾子有点忙不过来了，村里人便商定按照人头集资，在村西头再安装一盘碾子。这盘碾子是从我们村西南山上的采石场取料，由几个技术精湛的石匠凿出来的。把碾子从山上搬进村里，通常就叫“赶碾子”。这期间，还要举行别具一格的仪式，整个过程充满浓郁而浪漫的民俗风情。

听爷爷说，打凿一盘碾子实非易事。首先，要请有经验的石匠到附近的山上，选择质地坚硬的花岗岩打眼放炮，然后选一块厚度超过一尺、直径两米左右平坦的大石板用来制作碾盘，再选一块直径和长度都超过一米的石料做碾砣，还要预备几块支撑起碾盘的底脚石。石料选好后，石匠首先在原地将这几块石料进行粗加工，将它们凿出碾盘和碾砣的大致轮廓。这样做的好处是尽量减轻其搬运时的重量，同时，也防备在粗加工期间出现失误，材料一旦报废可以及时更换。最后，还要在碾盘正中凿出一个直径约二十厘米的圆孔，是“赶碾子”下山期间用来穿过控制木杠的，也是后期竖立碾砣的孔洞。至此，碾子制作的粗加工阶段就结束了。

早年间，庄户人家把石磨和石碾奉若神明。较为普遍的说法，它们是天上威震妖邪的“青龙”和“白虎”两大星宿，落于凡间后化身为石碾和石磨，属“福神”。因此，村里人娶媳妇，要在碾子和石磨上贴喜字，过春节的时候，也会在上面贴福字，寓意富裕吉祥。

正因为这些讲究，“赶碾子”下山要选一个良辰吉日，由族长带领

着全村的男女老少恭迎“福神”。到了采石场，族长带头对着碾子集体跪拜、上供烧香、燃放鞭炮，然后安排青壮年一齐动手，喊着号子，齐心协力地将碾盘竖立起来，接着将一根事先准备好的结实木杠穿入碾盘正中的圆孔，由两边的人掌控着木杠向前滚动；再用两根长木杆控制住碾盘的上部，保证其不倾倒，然后大家随着指挥的口令，前呼后拥，这个巨大的碾盘就被“赶”下山来。

回到村子的预定场地，再由石匠继续对碾盘、碾砣进一步深加工。待碾盘和碾砣都加工完毕后，由木工在碾盘轴心立起圆铁管做碾桩，再制作一个方形碾卦套在碾桩上。碾挂的两边各安装一段铁轴，碾砣就被铁轴牢牢控制住，只有乖乖围着碾盘转圈的份了。至此，一盘碾子就大功告成，只要穿上碾棍，就可以“吱吱呀呀”碾压粮食了。

爷爷说，碾子交付使用也有讲究。到了交接那天，领头的石匠师傅把写好的红纸条贴到碾砣上，纸条上写着四个大字：“吞吐不息”。石匠师傅说，碾子和石磨是最有口福的“福神”，每年打下来的粮食都由它们最先品尝，而庄户人家，“只要碾子转石磨响，过日子就心不慌”，碾子和石磨“吞吐不息”，那是庄户人家挂在心尖上的头等大事。在那些贫困年月，尤其是青黄不接的季节，若是碾子不转，石磨不响，锅儿吊起当钟打，一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，那种滋味确实不好受。

一盘碾子能用几辈子，“赶碾子”这种事，多数人一辈子也摊不上一回。也算是机缘巧合吧，我17岁那年参加过“赶碾子”，而且一下子“赶”了两盘。

那是1967年秋天，村党支部决定建一个碾坊，把村里的两盘碾子搬进屋里，这样一来，村里人就连雨雪天也可以压碾了。与此同时，在碾坊前修建起一个露天舞台，节日期间演出文艺节目时，碾坊就成了演员的临时化妆间和休息室，可谓一举两得。

待碾坊基础完成后，生产队长就安排小车队负责把碾子“赶”进来。那阵子，经过“破四旧，立四新”运动，那些恭迎“福神”的仪式也就不搞了。我们小车队十几个人，都是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一开始都“愣儿吧唧”地没重视这点营生，可一搭上手就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事。因为一个碾盘几吨重，人多了插不上手，人少了又挪不动，忙活了好半天也没挪动半步，还差点出了事故。

见此情景，生产队长赶忙把老石匠二爷爷喊来了，他年轻时参与过“赶碾子”，熟谙其中窍门，在二爷爷的指挥下，还是按照老祖宗“赶碾子”的套路，才算是把两盘碾子“赶”进了碾坊，也让我切实领悟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。